



诗歌隧道

中国军人

■王鸣宇(四平)

戍边卫国献青春，固我长城可爱人。
重任垂肩怀壮志，钢枪在手赖忠贞。
岂容虎虏旗遮月，敢赴沙场血染身。
听党指挥同筑梦，军民团结一家亲。

永远的老师

■刘凤琴(四平)

您老了
满头的白发
弓身拄着拐杖
经历了多少个春秋
我未曾将您遗忘
多少个冬夏
渴望依在您的身旁

那一支支粉笔
我深知它的重量
那一滴滴汗水
是给予我的玉液琼浆

蓦然回首
慈母般的亲近
期待您
还是当年勃发的壮汉
还是那英姿飒爽的模样

讲台前那不息的声音
仿佛还在我的耳边回响
那是燃烧的蜡烛
那是不熄的灯光

我没有忘记
老花镜下
您日夜批改我们的作业
从傍晚直至天亮
关注着那一字一行
握着手中的笔
如珍爱自己的孩子一样

我只要捧起您的照片
便热泪两行

是您
牵着我的手
竞争在求学的起跑线上

让那颗心
温暖着我的前胸
让热泪
在不停地流淌

挥手告别的瞬间
我在不停地呼唤
久别了呵
最敬爱的师长

也许
我们总会老去

我们不再年少
可是啊
我们的心
却依然还会高高托起
那奋斗的航向

回故乡

■黄耀胜(四平)

流浪在夏天的碧波之上
迎着故乡的方向
一幅幅熟悉的画面
掠过我悸动的心房
在脑海深处徜徉
当双脚再一次踏上故土
不争气的泪水湿润了眼睛
浓浓的泥土的气息
名为太平岭的村庄
依然是记忆中亲切的芬芳
推开一扇扇岁月的门窗
我愿意流连在故乡的怀抱
听老屋屋檐下的燕子呢喃
看园中海棠树的斑驳沧桑
和兄弟们共饮思念的老酒
阔别经年久违的家乡
我深爱的土地
祈祷我在你的世界里
永远都是归人
而不是无名的陌旅

立秋吟

■常柏林(四平)

湿热交蒸暑未休，轮回斗指已临秋。
红风袖舞莲池闹，碧波香飘天际流。
雨过三番花亦艳，日烘一捧穗尤稠。
蝉鸣夏色声高远，玉露匆匆画卷收。

盛夏的末梢

■甘武进(广东)

躲着盛夏的末梢，不经意间进入了立秋。
“未觉池塘春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一片梧桐树的叶子打着转儿落了下来，划出优美的弧线，投入大地的怀抱，接着是另一片……万物有灵。秋天的第一片落叶最具慧根，从春的萌发，夏的繁盛，秋的成熟，它像一枚精美厚重的书签，书写着人间的大事小情，收纳着季节的喜怒哀乐。

乡下，各种农作物生长旺盛。田间，水稻开花结实，稻香氤氲，谷粒青黄；大豆结荚，玉米抽雄吐丝；棉花结铃，甘薯薯块迅速膨大，对水分充满着渴望。“立秋三场雨，秕稻变成米”“立秋雨淋淋，遍地是黄金”。雨水顺势而来，乡亲们黝黑的脸上溢满了笑容。茶园里，茶农们趁墒秋耕施肥，茶叶秋梢翠绿诱人。

灼热刺眼的阳光，裙角飘飞的惊艳，翩然嬉水的蜻蜓，唱响丰年的蛙声……所有与

夏天有关的一幕幕渐行渐远。偶尔听到的夏蝉叫声，发现它已经有些哑哑；火热的激情开始消退，后来变得悄无声息；青蛙的演唱会进行着倒计时，高潮部分只能留在我们的记忆里。风儿变得温柔，不论白天多么酷热，夜晚的风开始给人们送来一丝凉意。

盛夏的末梢，走远的还有那些生命和记忆里无法抹去的味道，以及对下一个季节七彩的希冀和温暖的念想。文人墨客粉墨登场，在立秋时节吟诗寄怀。宋代诗人刘翰在

《立秋》中写道：“乳鸦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夏秋季节交替时，诗人细致入微地感受到了大自然和人们的生活发生的变化。诗中的那“寻”字，写出了一种朦朦胧胧、惆怅无奈的情态。

在众多诗人抒发光阴虚度、感怀悲秋情结之时，唐代诗人刘禹锡独树一帜。他在《秋词二首》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诗一反往昔悲秋的文人时尚，表达了爱秋喜秋的新意境。尽管王维的《山居秋暝》已流露了“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赏秋情绪，但这还只是一种归隐意识，而此诗却独辟蹊径，气势豪放，立意深刻。

立秋后，常有“秋老虎”的余威发作，民间有“秋后一伏热死人”的俗语。但不管怎

么热，天气总的趋势逐渐转凉。立秋后，下一场雨凉快一次，因而有“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说法。这便应了民间一句歇后语：“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不过，这句歇后语，其内涵在不少的文字表述中令人浮想联翩：生命无常，季节有序，我们要珍惜并过好每一天。

盛夏的末梢——立秋，轻叩着秋天的门扉将如约而至。绿意将褪未褪，草木将黄未黄，云卷云舒，天高气爽，我们品尝最宜人的世间万物。经过春天的耕耘播种，经过夏季的历练提升，所有的生物都攒足了劲，向着饱满和充盈冲刺。我们俯首拾地，满地金黄。

万物都有灵性，万物皆美。落叶的每一次凋落，都是走向新生的开始。在盛夏的末梢里，我们亲近自然，感受到了这个世间的美好。

秋之韵味

■王婷(江苏)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唐代刘言史的《立秋》生动描绘了秋的到来。古人诗词中的秋天，是全新的季节，是寄情抒怀的生命的厚重感叹，是五谷丰收的喜悦。

秋色如油画，多彩而浓厚。秋天的诗是马致远笔下的小院，“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是杜牧游山的枫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是王勃眼中的大气，“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秋天亦是意境悠远的水墨画。“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声声蝉鸣，犹在回响。“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清凉秋雨后，是空山幽谷的怡然。“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是秋夜的微凉与烂漫。

宋玉《九辨》中的“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大抵是奠定了悲秋基调。秋，是生命的结束，也是生命的开始，这般沉重的寓意，正好承载了古人对仕途、命运的感慨。李清照的“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是相思的离别之愁。欧阳修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写出了在衣食无忧后的精神愁苦。“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杜甫郁郁不得志的感叹。然，亦有喜秋赞叹之言。苏轼的《赠刘景文》中，“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诗中劝勉朋友时光易逝，要珍惜眼前。刘禹锡更是直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古人之秋，寄托命运多舛之感慨，也有直抒胸臆之豁达。

诗词中不乏对于秋天丰收喜悦的描绘。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是诗人在傍晚信步田间时，满眼是待收的稻谷，耳中是阵阵蛙声，心中也是充满对丰收的喜悦之情。范成大的“十里西畴熟稻香，槿花篱落竹丝长，垂垂山果挂青黄。”词中也直表秋天的硕果累累的欣喜。王安石的“丰年人乐业，陇上踏歌声。”宋伯仁的“客愁无假日，农事喜丰年。”这些颂秋诗中——都描绘了农家丰年之乐。

古诗中的秋天是心之缩影，是借物言志。在古人诗词的秋中，显季节变换，品命运沉浮之悲喜。秋之落叶，也孕育春之新芽。秋天不仅是季节的更替，更是生命的轮回。在秋的沉醉中，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厚重与喜悦，感受到了命运的起伏与坚定。秋之韵味，是在沉浮中寻找到的悲喜交加，是在岁月静好中品味出的人生百态。

爱笑的严师

■山雨(四平)

顾不过来，简直漏洞百出。

每当这时候，李老师的笑脸就变得无可奈何，微蹙眉，双眼周围聚集好多皱纹，嘴巴也做委屈状，好像在说，怎么拉得这样啊，这不对呀。然后，他会接过我的手风琴，坐在琴凳上，给大家慢速范奏一遍，再恢复原速演奏一遍，某些乐句他会反复演奏，直到同学们会意，各拉各的去。

我打小在音乐里长大，视唱练耳不在话下，李老师范奏一遍，我就知道怎么拉，乐句间怎么处理，曲子怎么升华，快到点子上，慢到情绪里……这些不用李老师强调，我都能悟出来。可我班的张同学不行，她的手指张牙舞爪，极不驯服，即使练了两年脚踏琴，也没改掉张牙舞爪的毛病。“你带带她。”琴房里只剩下我们仨的时候，李老师指着张同学对我说。张同学红了脸，李老师说：“你得练，除非你毕业不想当幼儿园老师。”张同学说：“当。”“那必须狠练。”李老说完，鼓励地看着我，我连忙说：“好的，我教她，周日我回家，把我的琴班时间都给她。”李老师听完，双眼恢复笑眯眯状，迈着悠闲的步子去其他琴房巡视了。

我和李老师的关系，真应了那句话，你昨天是我的老师，今天还是。毕业后我当

音乐老师，李老师调到教育学院当教研员，正好管我。他经常来听我的课，有时为我的某些想法瞪大眼睛，待我解释清楚后，他才恢复笑脸。

有一天，校长领着七八个人走进教室，李老师也在其中，对着诧异的我说了句“你继续上”，就坐在门边了。那天我上的是欣赏课《看天下劳苦人民都解放》，就是歌剧《洪湖赤卫队》的选段。《洪湖赤卫队》讲的是1930年夏天，洪湖赤卫队在韩英和刘闯的带领下，利用湖区与敌人巧妙周旋，沉重打击敌人的故事。该剧1958年首排，1959年10月作为湖北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剧目进京演出，一炮走红，成为中国民族歌剧的瑰宝，我国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贺龙、陈毅等看过，都给予高度评价……当我讲到《洪湖赤卫队》女主角韩英的原型叫贺民英，乳名叫香姑，就是贺龙元帅的大姐时，教室里静极了。我给同学们播放《洪湖水，浪打浪》《这一仗打得真漂亮》《小曲好唱口难开》，引导他们总结，张敬安和欧阳谦叔两位曲作者，正是运用了中国戏曲与西洋音乐相融合的创作手法，曲子才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孩子们明白了，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而我，则全情演唱《看天下劳苦人民都

解放》，化身韩英，抱定必死的决心，在牢房里对着母亲唱起了这首感人至深的歌。打小我就听《洪湖赤卫队》，里面的唱段我都能背唱下来，这回派上用场了。我不光演绎韩英，还在演绎剧情，我把痛恨叛徒，崇敬英雄，为革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大无畏精神都演绎出来了。偷看李老师，他的眼里噙着泪水。

我的课获得了极大成功，半月后的一天，校长拿着一份红头文件兴冲冲地对我说：“你那节课不光市里来人，省里也来了，多么大的雨点子，淋到咱校了。”细看文件，一是表扬我把常规课上成优质课，具备辐射引领作用，二是我得再上一次，各县市的同行要来听我的课了。校长忙着打扮体音美组，我的想法是，不走老路，换一节课。李老师对我换课的想法很在意，由惊讶到欣慰，间或不解和顿悟，他的笑眼呈现出无比丰富的内涵。

从此，我的欣赏课开始流传。个人觉得，除了童子功，我的音乐造诣主要来自文学修养，来自我热爱读书和写作，写作得另辟蹊径，这就让我深扎下去，多给学生找适合他们而教材上没有的东西……我平和地向李老师汇报，“也包括给我。”李老师笑眯眯地说，满脸享受的表情。

我的亦师亦友李老师，靠着那双会笑的眼睛，把什么事情都办妥了，师生关系融洽，大家爱上他的课，当起教研员来也是循循善诱，同学们还像在校一样敬畏他。

想起李老师，就想起手风琴，想起《小酸梅果》，想起余音绕梁的琴声。还有那个早让李老师让我“监管”的张同学，业务娴熟，早当上某县幼儿园的园长了。



秋（农民画）

张健美作